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杜郎中墓誌銘

杜氏自唐入本朝。世有鉅人。宣獻公為元和
名宰。傳五世。至龍圖閣學士鎬。為淳化祥符
醇儒。七世。至天章閣待制杞。為慶曆能臣。十
一世。至公諱穎。字清老。於朝奉郎贈正奉大
夫。炤為魯大父。於右朝請大夫。江西提舉常
平。圯為大父。於右通直郎知萬載縣。累贈中



大夫鐸為父，令人黃氏母也。以祖澤為尤溪主簿，革板籍欺隱，老吏駭伏。民有腰金夜出不還者，巡尉訪之無迹。公至，其所有，叟誦經衆中。公叱從吏收縛，叟具服實，殺此人，取金棄尸。某所如言而獲，或問奚自知之。公曰：叟尾吾出郭，營、往來，吾固得之矣。歷贛州觀察，推官、太守，施司諫元之繩吏急。一日緘片帟來云：某吏方游飲，亟簿錄其家。公袖還之曰：罪由邏發，懼者衆矣。施公矍然為罷邏卒。

去為弋陽丞，攝令永豐。前此負課為六邑殿公，約逋戶自輸，吏請逮治違期者。公榜吏百，復為寬期，民爭輸，恐後。更以竄聞，及去，民相率詣州謝得賢令。太守鄭侍郎汝諧歎息具剡牘，公謝舉者及格，願遜同官。鄭公曰：某知薦賢，不計君用不用也。改秩宰建之甌寧。吉之龍泉，公以甌寧命脉在鹽徒督賦無益，悉力漕鹽，民賴以寬。龍泉參半谿峒，公拊以恩。皆相告曰：官常欲雍獮，獮我曹。今明府教我如

子謹勿負之相勸以奉要東出賦租二邑皆
號難治公精敏絕人午漏下即庭空無事主
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適佐武帥帳下暴
橫公隨事規切邏將恃帥信任為姦利公發
其罪黥遠方有旨薦士從臣以公應詔擢知
通州瀕海多盜官兵反與為地公奏斥懦貪
獎拔勇廉下令得盜賞十予七皆爭自奮始
公未至郡獲劇盜吏受賄輕其辭奏下當黥
已論決復群劫公命皆斷手以徇通歲發卒

二百為虜使挽舟盜乘其間公儼夫代卒盜
不得發屬邑民或窩盜殺捕吏狙擊郵卒公
禽獲斬之乃新學校精課試拔其俊秀相與
亢禮士風一變禱旱普照水湧起澡瓶中高
數尺兩三日歲大熟召為太府寺丞入對乞
於崇明料角之間造大艘五十募卒千分番
更處外備滄景內與黃魚許浦聲勢相接習
海道者以公言為然左藏吏始不敢以敗惡
初^物入府庫惠民吏始不敢以貴細藥售權豪

遷戶部郎中。諸路負版曹錢巨萬，郎官日握
催符，其實操縱一出吏口。公始以季為限，既
暮，所負十減六七。時興師北伐，公輪對言國
家旰食自此始矣。又乞詔朝臣皆得薦士，丐
外除。江西提點刑獄募兵方急，諸郡希賞，至
驅掠市人。吉南安士民皇駭避匿。公數吏然
後定。監司久不按吏，所下文書多寢不報。公
厲風采，嚴條約，尤惡饕墨。撫吏據民妻，使入
州宅教歌舞。公逮捕流之海島，以妻還民。郡

守倚兄居臺憲，贓垢狼籍。公方劾治，俄與守
俱得祠。再暮起知漳州，未上得疾。以嘉定二
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三年六月甲申
祔于中大公墓。次治命也。娶陳氏，封宜人。子
男五人。東故某官。次采，故迪功郎。新建縣主
簿。次杲，見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淮西制
置使。知廬州。次耒，故某官。次棐，女適任應南
張嶠。黃大韶。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內
行孝謹。中大公卜葬香林，距家二十里。公徒

墓疑暮

步晨出治冢墓歸省黃夫人以為常歲時饗
祭肅潔雖老猶躬饋奠居官方介自守在贛
辛提刑棄疾以私意劾贛守郡僚皆恐公蓋
俱受其薦慨然曰施公深知我事之益謹施
公扁舟先發公徐護送其孥而歸舉牒于辛
公辛有媿色因屈入憲幕在戶部淮西有魚
池亘三百里贍千家為權要所擅且十年公
奮筆奪還即歲得舉改官二員臺官屢托某
人不許其筆史自造舉詞來趣公以狀白臺

外斥史以謝而內銜之江西之歸蓋基於此
性沉審有謀慮將出按刑力為上言一路軍
政宜汰冗怯選精銳若憂在旦夕者後二年
而有峒寇之變自少至老言動容止皆有常
度初若嚴毅難犯即之和氣盎然於聲色貨
利常推而遠之室無吹彈囊無蓄積惟酷嗜
書手鈔通鑿首末如一屬文典實詩師工部
深自晦匿故少知者訓子尤嚴東字晦之未
字子野皆擢第與侍郎各以詞翰擅天下不

幸晦之子野早卒。公於余先君開禧同朝。侍郎於余金陵同幕。嘉熙初元。余罷宜春郡。歸山中。侍郎方守安豐。解重圍。貽書請銘公墓。余歎曰。孝哉。子所敬拜使者曰。諾。其冬。復被圍。虜竭攻城。不得騁。又解去。天子擢子所列鄉制置淮右。明年秋。復圍合肥。城中出兵奮擊。斬級三萬。虜又解去。天子擢子所侍從。於是復來。連速銘。恭惟昭陵為人物極盛之時。然先賢已有中外惟一杜杞之歎。追今時事。

益艱。人才益少。而侍郎出焉。於乎杜氏之世。德遠矣。公之義方善矣。公官至品宜立碑。侍郎功高位尊。宜屬筆顯人。乃眷於余。豈非以其相從。父有交誼。宦情薄。無諛筆。可以托不朽乎。乃叙而銘之。銘曰。杜氏本出京兆。萬年。廣明避地。始居淮壖。後徙吹臺。今家樵川。待制以材。學士以賢。猗尚書郎。是邈是泐。少以剛聞。至旄不遷。其終於家。如處子然。忽勇而往。萬夫莫前。勤民孳。憂國倦。鏡情。

瘦隱燭事眇綿挾持孤直舐觸貴權豈不顯
融志業未宣既誅於人宜伸於天是生貳鄉
仗鉞護邊彼皆瓦裂此獨壁全宗澤陳規相
望後先人曰貳鄉忠塞天淵貳鄉謙翁之
教焉香林之原府君之阡我撰斯銘以永厥
傳

朝議大夫知常州寺丞陳公墓誌銘
故相正獻陳公有五丈夫子其二季尤知名
復齋行誼師表一世論者以方原明公休公

諱宿字師道復齋弟也。繇父任監福州海口
鎮。泉州府船務。知惠安縣。通判靖州。知德慶
府。需道州。南劔州。擢大理丞。以親養辭。知惠
州。未上。或言其滯。改常州。公方為所生母吳
恭人服。心喪不拜。終制。將進用矣。淳祐二年
至朝。議大夫。娶起。盥櫛驟感疾卒。年七十。積階
福州懷安丞。壁。後事。郎潮州海陽簿。二女。長
適朝散大夫。主管冲祐觀。鄭逢辰。次許遠承。

瘦隱燭事眇綿挾持孤直舐觸貴權豈不顯
融志業未宣既誅於人宜伸於天是生貳鄉
仗鉞護邊彼皆瓦裂此獨壁全宗澤陳規相
望後先人曰貳鄉忠塞天淵貳鄉謙翁之
教焉香林之原府君之阡我撰斯銘以永厥
傳

朝議大夫知常州寺丞陳公墓誌銘
故相正獻陳公有五丈夫子其二季尤知名
復齋行誼師表一世論者以方原明公休公

諱宿字師道復齋弟也。繇父任監福州海口
鎮。泉州市舶務。知惠安縣。通判靖州。知德慶
府。需道州。南劔州。擢大理丞。以親養辭。知惠
州。未上。或言其滯。改常州。公方為所生母吳
恭人服。心喪不拜。終制。將進用矣。淳祐二年
三月己酉辰起。盥櫛驟感疾卒。年七十。積階
至朝議大夫。娶恭人聶氏。二子。增。奉議郎。前
福州懷安丞。壁。後事。郎潮州海陽簿。二女。長
適朝散大夫。主管冲祐觀。鄭逢辰。次許適承

直卽宋應先未行而夭。其年八月壬申。增等
葬公于南山之靈岩。公內行素飭。事嫡母魏
國鼎夫人盡孝。魏國歿。事吳如嫡。事兄如父。
官箴尤謹。管局務。醜琛不能詭。歷郡國。苞篚
無私覲。家人非時需。銖若勺。酒帑吏憚。公不
敢與。在惠安與二州也。皆增其學廩。創病坊。
繕廢橋。維厚費不少。靳為人恥表襮。寡言笑。
群居鮮知之者。恬進取拙交結。居中無援之
者。白首留落。視新進少年。捷出騰上。處之夷
然。自號克齋。鶴山魏公為作銘焉。嘉定以來。
柄臣擅天下事。自謂宰相子。專用門閥取人。
雅重復齋。將親之。嘗曰。先太師厚正獻。何以
助我。於是復齋方勸。寧皇攬威權。肅堂陞
弟迭領民社。泉牧西山。真公上公邑。寂然復
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公以復齋故。不見用。仕
五十年。委蛇寸進。蓋寶紹推之使遠。端嘉挽
之不近。而公忽死矣。悲夫。公資長者。人忤

之無愠容。終其身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初正獻公營第。命梓人曰。吾門扉當使姨媪輩可開闔者。公晚即西偏闢子舍。規模益狹於舊。烏虜謙厚者。公世德也。廉儉者。公家法也。余所書皆實錄。其世系則見國史云。銘曰。維古世家。源委可推。石以謹蕃。藥以扶隳。懿哉陳公。父兄是師。以儉為訓。以厚為基。積之勿替。韓呂庶幾。吾銘可徵。一無愧辭。慰爾後人。霜露之思。

賢首座塔銘

師名祖賢。撫之金谿人。俗姓饒。世業儒。幼棄其家。依疎山寺。始游諸方。求道甚苦。坐起倒顛。若追罔兩。而捕景也。既至蔣山。忽有所悟。歌哭狂恠。若獲夜光。而按劍也。夜造方丈。叩癡鈍師。言下有省。流汗洽體。方寸豁然矣。乙亥入閩。與同參僧嘉居囊山。辟支巖。或強師北歸。至義江而返。取戒牒焚之。益上絕頂。跣坐日。啖乾糧半掬。既盡。代以草根木實。樵者

以為鬼物。惟長老祖洪獨加敬。久之。嘉舍去。洪亦去。繼者庸衲。內甚師。遂來石室。眾買一作藤篠塘廢庵以居之。僅容一榻。自奉如辟支時。學者輻湊。有欲崇像。教求利益。師曰。佛在心。不在迹。有欲斷俗緣。禮名山。師曰。佛在邇。不在遠。有言。今世發其願。來世覲其報。師曰。勿妄想。有舉揚佛語。菩薩語。祖師話頭。論難撐拄。師笑不答。示人簡捷。若可一蹴而至。余嘗詣師。聞其微言。退而嘆曰。丹霞趙州之流。是參徹千經萬論。而付之一默。行徧五湖四海。而歸于一室者。簡捷云乎哉。郡以光孝囊山丈席。屈致師。搖其首。居辟支六年。篠塘山十九年。嘉熙己亥十月戊午。示寂。年五十六。臘三十。七塔在庵東。初儒者陳公宓與師論持敬。師曰。敬足矣。猶待於持。何也。陳公不樂。余觀師志行堅確。滋味澹薄。窮不改變。老不退惰。所以持之者至矣。惟師而後。可以為此言。未至於師而為此言者。妄也。蓋與陳公之道暗合。又

奚傷焉。余友林君希逸，尤重師誅之曰：六經之外，得此良友，且以塔銘屬余。銘曰：師未嘗蓄筆硯，一日拾炭煤磨椀底，為吾母福國太夫人書所作，十不去，偈其卒。章曰：十不去，即此便是諸佛土。假饒天使詔書來，向道不須生事故。噫！師賢於种放，常秩輩遠矣。余述斯銘，以警其徒，亦所以愧學士大夫。

朝請郎直煥章閣林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上始親政，擢賢俊，禮耆艾。喬公行

簡大羣，奮庸李公皇，徐公僑，張公處，皆秀眉。躬背接踵造廷，而璧帛之聘四出。未已，江西

曾三異，金華杜游，各年八十餘，起布衣，入館

閣。俄復以朝請郎主管雲臺觀，福清林公瓌為軍器監主簿。或言公不可彊致，改知寶慶

府。公頓首辭，至再。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又

六年，淳祐改元，詔以公年八十有八，進直煥

章閣，主管柅源萬壽宮。三年正月辛巳，卒于

家。年九十。某月某日，與夏安人合葬于某山。

某原子男三人。公永公奕通判泉州。某孫男
四人。式之高安縣主簿。某將以遺澤補授。
公字景溫。少與兄環弟瑒同擢淳熙甲辰進
士第。歷江山縣主簿。仙遊縣丞。教授沅州。知
陽朔縣。改秩知萍鄉縣。通判靜江府。知容州。
在郡年餘。乞祠。蓋退而任鴻禧者四。雲臺者再
崇禧者三。而終於旌源焉。公自為小官。屢與
當路有異同。衢州委視輸以綿。出剩餉錢五
萬。公曰。歲剩九千兩。以為常。官吏可以愧矣。
力辭不受。沅州委撰錫宴樂語。公曰。此鄙浩
所不肖為也。然以臣子祝君父。某不敢辭。它
作乞改屬能者。自重而不苟悅。故三十餘年
而後。晚選朝命。下萍鄉。歲常平粟七千斛。由
醴陵入湘江。以餉襄師。公爭曰。邑僅有綫流
通醴陵。中間陂堰百餘所。當此亢乾。奪粟毀
堰。本先撥矣。臺郡以其語聞。詔免津蕞。和糴
令下。萍鄉當一萬四千碩。公又爭曰。邑四面
阻山。舟車不至。七萬口自食其力。無粟可糴。

雖有粟不可致。郡為鐫額。既復有旨。萍鄉所
糴三千碩。聽椿留在縣。又奏記倉臺曰。今州
縣常平或十數年不啓鑰。豈復有粟哉。為法
自弊。不自^宜膠執。請令州縣各上實數。歲豁一
分為耗折。所積不許過三年。所豁至三分止。
使者陳公貴誼。奏行其說。於諸路。它與上官
往復論辨甚衆。前為容管者。抑民市鹽。白米
正耗外。斛加斗。公悉厘革。以紓民力。其行事
可概見者。如此。公徧通諸經。尤善屬辭。場屋
之文。歷一甲子。機鍵如新。而平生恥以文名。
精練世務。材臣能吏。所不能及。而居常語不
出口。歷官不求人知。在萍鄉也。鄭公性之出
守。察而異之。及得政。遂有甲午之招。最後禮
部李侍郎韶。召對。言公高年清節。遂有辛丑
之褒。時論賢公。亦以此。賢鄭李公。享上壽。視
聽步履。總如中年。饋^奠必躬。登覽却扶。宗戚
慶吊。必與。不以老宿自居。乾淳輩行凋喪。略
盡。後生及門。欣然延接。或經時謝客。下帷隱

几嗒然默坐而已。仕至二千石，苦^苦貧自若。衣
惟裘褐，食惟魚菜，器惟陶漆，自奉如深谷一
叟。爾前卒，一歲預言其期，屬纊，顧猶子公，遇
曰：身妄也，去則歸真矣。公遇請其說，公曰：塞
乎天地之間，通乎晝夜之道，若公者，可謂豪
傑之士矣。或曰：士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繫
焉。晚遇亦遇也，方端平初，召彼故老，衆幡然
而起，公往而不返，然歟。余曰：侯霸、嚴光，舊也。
華歆、管寧，友也。霸以諛獲譏，歆至死有愧，豈
若布襦、羴羊裘而終身乎？既而同時諸人，或
老死，或為人貶議，惟公歸然獨存。上自朝廷，
下達州里，翕然尊敬，無異論。嗚呼！古有所謂
舊人者，德非公，其誰？曾祖格，將作監主簿，贈
通議大夫，祖適，中書舍人，贈少師。父埏，奉直
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銘曰：公葬廐妃，因
葺數椽，扁曰全庵。取曾子焉，在昔龔勝，豈不
華顛。老父來弔，謂天天年，公則異是。鵠舉鳳
騫，視區一者，猶腐鼠然。甘藿如肉，以步易軒。

日與童冠商論遺編亦或婆娑水涯山巔年
幾百齡雪髯紅顏談笑而終有如蛻蟬烏虜
如公乃可謂全皦如斯銘揭之于阡

林養直墓誌銘

余外舅直寶章閣林公年踰五十仕至二千
石即謝病去先皇帝與節今天子賜環
卒堅卧不拜當嘉定寶慶間名重天下人知
公之賢而不知公之所以能遂其去而堅其
決者亦具二子之賢焉長寒齋次君也諱公

選字養直小寒齋二歲俱有至性黃冝人歿
二子恐戚其父服勤左右跬步不離夜闌燭
盡常未忍退至老猶然公仕無超遷賞無悖
入二子安隱約習苦淡內修天爵故山林臯
壤有真樂外幹公盡故冠昏喪祭無闕禮它
人視其門庭蕭寂井曰荒寒若未易堪君文
子居之久而愈安君事長上接賓友謙謹特
甚惟臨財則恢踈併儻絕不類其為人田園
所入會衣食外多以施予富者化其廉貧者

懷具仁。歲晚弟兄，世味益薄。一燈熒然，語必
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語文字可
傳者。庶幾兩忘孔門之口耳，兼得少林之骨
髓矣。初寒齋，當赴寧化尉。建安戶曹，皆棄不
就。君亦以父遺澤與具子，觀二君圭璧元真，
臭腐外物，其制行高，詣理深，高而深者，余不
能言。姑述其粗而有迹者如此。淳祐改元，君
携觀赴海陽尉。余見之，喟曰：君三十年不越
戶限，詎宜南轅哉。明年夏，方舍人大琮帥番

禺至潮，拉君父子同載。余聞之，驚曰：君胃無
穀氣，又宜深入哉。既至館于府治之東，偏俄
而屬疾，預知將終，神識不亂。以壬寅五月丁
未卒，年五十一。舍人哭之慟，拊觀曰：返匱歸
孥於我乎？費又明年七月丁酉，葬于清遠里
田源山之原。配王氏，以賢稱。二子曰觀，曰新。
昔孟氏有賢父兄之言，至江左王謝始立佳
子弟之日。二者若易合而常難值，父欲退必
牽衣挽留，父為善必掣肘撓壞，年耄矣而不

使休息眷哀矣。而尚勸調護，多欲捨清德，崇
侈敗素風者，非一族也。豈獨嬉與攸乎？君世
德遠矣。自中舍為南渡名臣，沅州佾中舍寶
章似沅州二君似寶章，觀弟兄又甚似二君。
烏虜林氏未可量哉。余亡婦宜人君女兄也。
觀來連銘，乃書石納壙中。其世系已詳於外
舅之碑。銘曰：古有龐公一門相高，余嘗評之。
世外之豪，君則不然。尤篤倫紀，使及孔門。有
二閔子，大綱大法，皆本吾儒。惟治心性，亦采
彼書。君達死生，寧計去住。而我何為，猶哭君
墓。

孫花翁墓誌銘

季蕃客死錢塘，妻子弟兄皆前卒。故人立齋
杜公節齋趙公，與江湖士友葬之于西湖北
山水仙王廟之側。自歛至葬，皆出姚君垣手。
姚虛齋趙公壻也。錄季蕃遺言，介婦翁徵銘
於余。烏虜，吾亡友之命也。其敢以哀落辭。季
蕃，孫氏名，惟信，季蕃字也。貫開封，曾祖昇，祖

可父顏皆武爵季蕃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
棄去始昏于嫠後去嫠游四方而留蘇杭最
久其言以家為繫縲一身之外無它人以貨
為贅疣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竺廨院躬爨
而食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終其身
如此自號花翁名重江浙公卿間聞孫花翁
至爭倒屣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長身
緼袍意度踈曠見者疑為俠客異人其倚聲
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橫蓬野王之逸奮袖起
舞越石之壯也尤重氣義嘗客孟良甫方字
若家孟死猶拳拳其子孫孳若葵徒步赴義
其卒以淳祐三年九月壬寅年六十五葬以
其年臘月乙卯杜公輔臣趙公大京兆也季
蕃一布衣以死托二公卒賴二公以葬且築
室買田祠焉天下兩賢之季蕃長於詩水心
葉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鋒
直者也中遭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
曰王介甫惜柳耆卿繆用其心孫莘老譏少

游放濶得無侶之乎季蕃笑曰彼踐實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沒節非知季蕃者以詞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初季蕃與趙紫芝仲白魯景建翁應叟諸人善而余亦忝交游追念疇昔挽紫芝季蕃同吟銘仲白季蕃書丹誄字若蕃會哭已而景建應叟俱死今又銘季蕃焉稷下之誄幾絕鄴中之舊略畫尺惟余歸老後村左耳與臂遂偏廢矣未知它日銘余而誄余者誰也豈不悲哉銘曰昔眉

山公欲以和靖配水仙王其論已定余評季蕃和靖之亞儻分半席無不可者伯鸞要離異世同調盍不躋君偕侑新廟

林判官墓誌銘

初余為靖安縣主簿問父老以故長官孰賢皆曰福清林公其人廉而仁卒官下始疾比屋禱祠屬纊行路相吊歸匱罷市祖送同僚至有遺子護視及闕而後返者時距公歿且十年矣人稱思之如此長官名璟君其子也

名公慶字養源。繇祖澤。歷晉江尉。興化簿。漳
州法掾。鎮江府大軍倉門莆田丞。南劍州判
官。中年常慨然欲挂其冠。余每勸止。端平乙
未。既除母黃孺人之喪。不謀諸人。自乞休致。
轉通直郎。賜緋。年纔六十一。余聞而歎曰。君
於是不可及矣。昔邴丹戒子。若貧而仕。則循
吏部資格。雖筦庫可無愧。蓋滌進分表也。常
調券內也。分表才智之所驚。券內寒畯之所
安。自漢以來。然矣。君不惟無分表之念。併與

其券內者而割棄之。不亦賢乎。君屢參侍郎
選。率需遠戍。為掾丞。時上官屢欲論薦。輒翼
謝不敢當。終其身不識干堂。覓舉為何事。既
得謝。以家務傳子。深居默坐。或與諸季商論
名理。無雜交。風日佳時。略至戶外。無遠游。溥
祐壬寅秋。哭其仲子。十一月己卯。以微疾終
于寢。配黃孺人。前卒。二子。豫。晉。二壻。從事郎
新監臨安府龍山稅黃孝勤。登仕郎姚圭。孫
男五人。孫女四人。以甲辰三月丙午。合葬于

靈德里牛田山之原。君曾祖適。建炎中書舍人。祖挺。知沅州。至君父子。僅止。選調。或者嗟惜。余聞古之大門。舊族。守而勿失者。曰家法。種而勿毀者。曰世德。而窮達顯晦。不與焉。紀群貴於父祖矣。當時乃有公慙。鄉鄉慙。長之論。彥回榮於群從矣。識者方以為門戶之辱。豈士君子承家繼志。以德不以爵。以仁不以富歟。烏乎。君有辭以白其先人矣。銘曰。不著其鞭。而懸其車。彼通我室。彼澤我懼。廉而仁者。類如是歟。賢矣。養源從先大夫。

承奉郎林君墓誌銘

林氏皆祖九牧。為莆大姓。而居前埭者尤蕃。將作監主簿矩。君四世祖也。君諱傳。字叔珪。蚤孤。自^幼立。場屋頓挫。迺^盡力教子。塾致名師。榻迎嘉賓。諸子競力於學。君與朱孺人益勤。生葺家。繫分銖為幅尺。拓磽瘠為上腴。然他人為之者。或損譽喪德。君豐晉適中。不以儉廢禮。有無相資。不以富害仁。窶人昏暮扣門。

謁必有獲。蓋君資厯厚而孺人又輔之以賢智。里中稱其長者。紹定壬辰以希孔入學。霈恩封迪功郎。淳祐改元。希孔擢第。轉承奉郎。人謂君夫婦壽祿未艾也。不幸孺人先卒。甫祥禫而君病。初若無苦者。君前知將終。以家事傳子曰。吾幸有薄田舊廬。汝輩能讀書。寡過。吾目瞑矣。卒以淳祐甲辰七月己亥年六十七。三子。希道。次希孔。迪功郎福州長樂縣尉。次希吉。二女。長適吏部侍郎劉公季子克永。次適文林郎方伯春。蚤卒。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其年十二月壬申。諸孤奉二親合葬于北亭山之麓。從治命也。初佛者黃涅槃。為君鼻祖。武衛公卜葬烏石峰。曰。鳳凰展翼形也。後君之宗。上下數百年。科第簪紱不絕。人以涅槃為神。墓師必稽焉。以余所聞考之。既葬而露其棺之前。和者有不知其墓者。然其後周公孔子出焉。豈天生德。不可以常情論歟。抑其偶然歟。吾意涅槃復出。必曰。科第簪紱

不絕詩書之澤積善之慶也君葬處近武衛
冢一牛鳴許亦吉阡云君曾祖天倫祖伯成
迪功郎父鶯銘曰竇氏五桂義方力王氏
三槐由陰隲君亦好善著州域三秀煌煌粲
珠璧仲也策名探囊獲勉哉聯翩季與伯其
祥不專在兆宅

趙孺人墓誌銘

余六任觀廟而食崇禛之祿最久屏居野外
人知余不復用凡求名利而西者與得所求

而南者鮮及余門徑草沒膝一日有新漳浦
西尉丘君雙薦求謁袖西山先生與其大父
遺墨數幅俾余跋尾意甚眷眷察君之色若
將有求於余者叩之踧踖而對曰吾婦趙氏
將葬丐子一銘可乎余辭以老病不任君抵
溫陵以書來求益堅余大兒與趙有連亦累
累言之按孺人名善意曾祖仲忽檢校少師
建節開府判大宗正事贈太師謚簡猷祖士
瑋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贈太師謚忠靖父

不慮右監門衛大將軍果州防禦使提舉明
道官贈承宣使新興郡公母令人任氏少孤
依兄兄歿依堂兄潮陽通守善慶通守以歸
丘君人謂孺人門戶貴盛在前代為翁主在
先朝為族姬非以貴下人者已而事夫順處
妯娌和待妾媵嚴而慈自以不逮舅姑奉夫
生母甚謹丘君嘗薦于鄉既姻濮邸法當拜
官有沮格之者將如京辦理孺人曰吾伯姊
嫁吳中久別思一面盍偕行乎及丘君補授
初品孺人喜又勉之曰士當自奮毋徒為恩
澤侯也俄而丘君再薦于浙孺人益喜庶幾
夫子之果成名也是歲丘君挈其孥還里而
返試禮闈孺人以疾終于家年二十八淳祐
癸卯十二月丁亥也明年十二月辛巳葬于
晉江縣興賢里三峯坑之原男呂孫尚幼丘
君愴孺人備四德之全而不偕一日之享欲
使孺人托余文以傳者或警余曰子禁綺語
而操彤管乎余曰蒙叟不云乎既謂之人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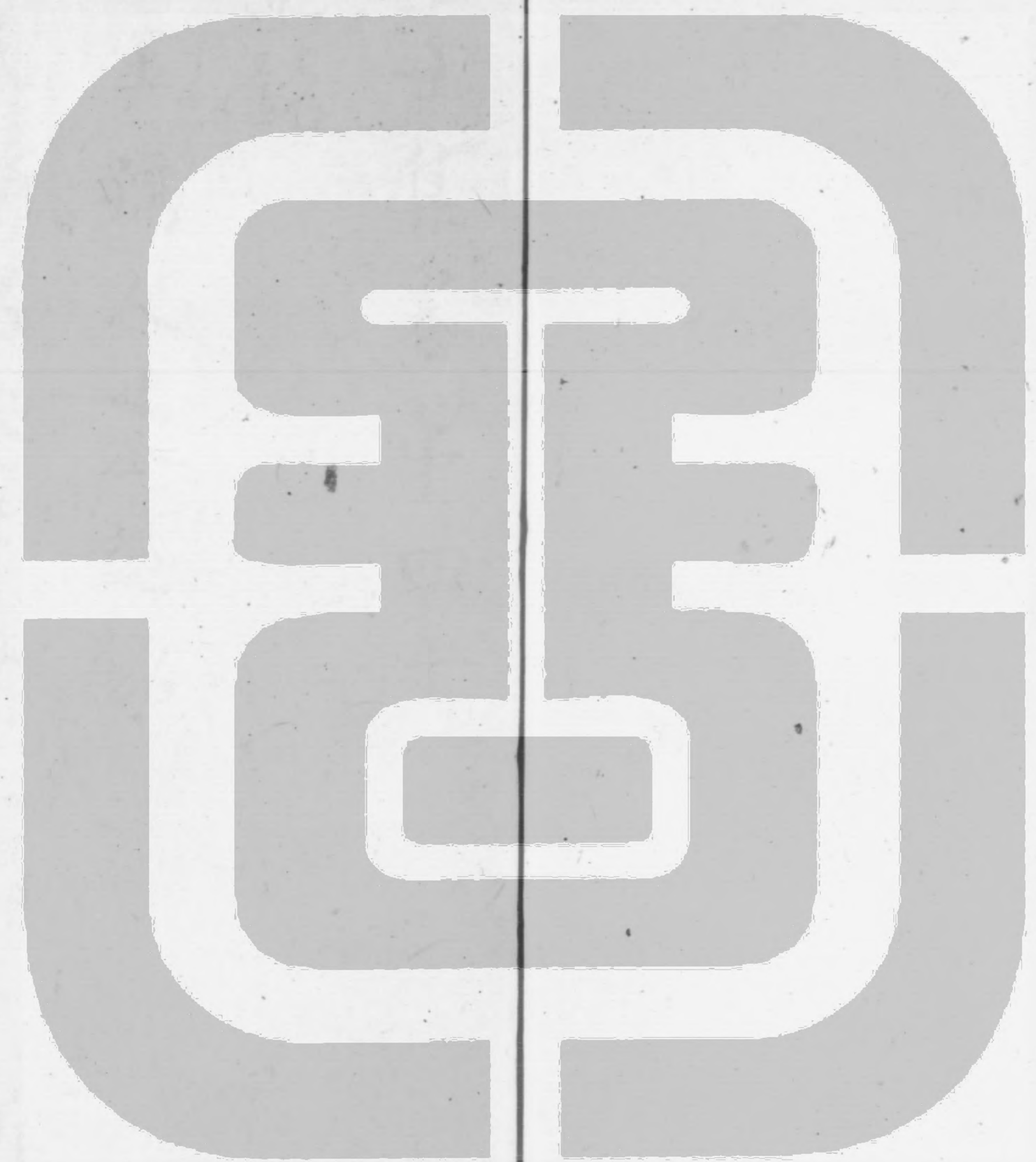
得無情。余昔亦踐此境。每讀潘騎省章。蘓州諸人悼亡之作。輒悲不自勝。猶謂久必消磨。今老矣。而其哀如新。以情度情。丘君有斷絃之痛。而^無鼓缶之歌也。決矣。銘曰。閔鼎貴。兮。曹神明。顏舜華。兮。德和平。方好合。兮。琴瑟鳴。忽變滅。兮。電電驚。樂極兮。哀生事。往兮。迹陳悲哉。柰何兮。托之斯文。

林處士墓誌銘

乾淳間。莆之學者。皆師艾軒。其高弟曰林田。

字叔疇。艾軒死。嗣為鄉先生。席下常數十百人。經指授者。多為達材成德。而先生竟老死。布衣君。先生子也。名子恭。字安父。學先生之學。志先生之志。亦久幽。不改其操。以卒。年五十八。後十有三年。淳祐甲辰。臘月甲子。申子申駒。葬君于國清里湖頭之原。使來求銘。曰。吾祖吾父。生不食其實。死又^無以葬。其潛駒為弗子矣。余聞其言。而深悲之。昔張禹以論語巨避諱榮。以尚書起家。皆身為師傅。貴極人臣。禹諸

子列九卿諸曹榮子太常孫太尉列侯二書
無負於二子矣先生學通禹榮所不能通者
然而無二子之榮遇有再世之不逢豈其懸
於天而無豫於人耶夫天道逶迤而難見儒
効迂遠而不近孔氏自考父至周末異代而
夫子生焉王氏自博士至銅川府君六世而
文中子生焉修為人也遲速天也况駒賢而
文安知非餘慶之所在乎君二子駒長也次
騏後伯父二女嫁朱休誠余國蘭孫男五人
銘曰 吾先君子學於叔疇吾猶識君揭于
茲丘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王氏新昌人年二十歸于新臨安府右
司理參軍魯堅生二子男回女嘉俱夭溥祐
乙巳五月戊午孺人卒年三十四明年三月
甲寅葬于山陰茶山按王氏去烏衣入剡自
武毅始孺人於水心葉公所誌長潭公為伯
祖於實齋王公所誌孝友公為皇考一門雍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王氏新昌人年二十歸于新臨安府右
司理參軍魯堅生二子男回女嘉俱夭淳祐
乙巳五月戊午孺人卒年三十四明年三月
甲寅葬于山陰茶山按王氏去烏衣入剡自
武毅始孺人於水心葉公所誌長潭公為伯
祖於實齋王公所誌孝友公為皇考一門雍

睦江左舊族也。曾氏去章貢居越。自文清始
參軍於文清為高祖。於侍郎為曾祖。奕世文
獻。本朝名家也。孺人幼事父母極孝。既嫁事
夫之重親尤謹。以柔順處族戚。以慈恕待妾
媵。以勤約持門戶。舊患手痺。及葬孝友公。大
雪視窆。毀慟屬疾。返舍不起。曾氏尊幼哭之
者皆哀。而族戚州里聞之者。亦莫不失聲嗟
惜焉。余觀昔之名家舊族。有一再傳而忝厥
紹。如歆異向。羣慙寔超。畔墜張許子弟不能
通知二父之志者多矣。孺人一女子而能沂
兩家氏族之源。委續百年慈孝之氣脉。可謂
賢已。初棘卿侍郎。隆乾間。辱與余大父游。參
軍伯父。懿菴。辱與余遊。於是懿菴將八十矣。
以書來曰。堅婦將葬。子宜銘。孺人名幼平。母
杜氏。孝友公名夢月。懿菴名黯。銘曰。猗孝
女。亦賢婦。石可泐。名不腐。

林寒齋墓誌銘

淳祐丙午。詔以迪功郎林公遇。絕意干榮。杜

門樂道特改合入官主管仙都觀仍下福州
給札令條其所欲言者守帥遣吏致上命君
頓首自言素孱早衰因而退處本無高論政
爾偶然不足當朝廷優禮州以君異牘上尚
書詔不允君又言義可無取拙不能言惟有
不取不言可以自明願得瞑目為山林之民
其年九月丁巳以疾卒于家年五十八君世
居福清之石塘配陳氏前卒葬清遠里翁陂
山之原二子同合以其年十二月丙申奉君

合祔初寶章公當任子君不欲仕公強之調
寧化尉不忍去乃翁乞奉南嶽祠及寶章公
服闋或為君外移得建之戶掾辭不行舍前
有隙地稍植竹樹疏沼沚築室其間扁以寒
齋終其身不復出君性本慈孝晚尤溫恭然
教行於家子弟甥姪皆力於善肅然若恐其
檢責也自修而已未嘗律人然行著于鄉比
閭族黨達于郡國一有不善惕然若恐其聞
知也親友仕而貴倦而未歸者必相儆曰得

無為寒齋之愧否。有位者下一令，行一事，必
卻顧曰：寒齋不以為屬民否？君子立無同儕，
野處無寸柄，而遠近翕然宗之。方山南蒜嶺
之北，隱然有元夫鉅人在焉。李公韶佐春官，
薦君榻前。方公大琮除次對上君，自代趙公
以夫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範議召君，會薨
不果。俄李公召再薦，朝廷亦知君，遂有前詔。
是數君子者，雖力相推挽，猶自謂不足以重
君，而惟恐君之以為浼已也。君終歲不出戶，
而高論世事，酬酢物態，裁量人品，毫黍不差。
東書高閣，隱几永日，而單辭半句，流出肝肺
者，字字可傳。素羸自四十以後，蕭然單栖，日
或蔬食，取諸物者狹，而望於天者普。視名與
利猶臭腐，身與家猶旅泊也。其學邃於性理，
貫儒釋，兼朱陸，晚益精詣。所著有求心錄六
記，百詩，別藁存。窮士貧女二吟，雜詩文百餘
篇，餘悉焚去。屬續留詩，別具故人遺言，以隱
服斂。昔楊雄、陶潛皆好恬靜，不慕榮利，然雄

係累世故濡足不去。潛超脫俗網，引身高翔。故先儒書二人之卒，於雄曰莽大夫，於潛曰晉處士，豈非出者危而處者安，留者損而去者全歟？然則書曰處士林君之墓者，非惟君之素志亦吾儒之家法也。君字養正，其出系詳見寶章公之誌云。銘曰：猗君所立，與天壤俱，超乎畫前，復于性初。以為釋耶，則踐乎實，以為老耶，不放乎虛。探千古之祕寶，而獨得叢一世之苦。若卜淡以自娛，余所述者迹之區。

少奇墓誌銘

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摹，有欲求之于君之書。少奇劉氏，名偉甫，余仲弟無競之子。少頎皙，美風姿，機警善辭令，入而事王母，父母諸父兄怡然其順也。出而接姻族朋友鄰里鄉黨，盎然其和也。幹家蠶，應世務，綽綽然餘裕也。記羣書，評古事，纚纚然可聽也。為律詩，殊清麗。以父任補將仕郎，溥祐甲辰年三十矣。入京銓試，得瘠下疾，服藥灼艾，不瘳。以六月甲

午卒于客邸。從兄強甫為治棺殮。訖至州里
之人皆喑喑為吾家惜。而吾母魏國太夫人
聚族哭之盡哀。母宜人方氏。生母孟氏。娶朱
氏。生巧女。今十四歲。繼顧氏。生男存僧。又庶
生頤女。存頤之生。少竒。已不及見。俄皆夭。自
喪歸。至祥除。無競之悲痛如新。求解溫陵郡
紱歸。營窆事。初。少竒葬朱氏于壽溪之陳倉。
以丙午臘月某日合祔。嗟夫人患無子也。有
子也。未敢望其成長也。成長也。未敢望其秀
美也。若夫成長矣。秀美矣。望之如此之久。成
之如此之難。奪之如此之速。智足以知吾家
典刑文獻之傳。而不使之嗣守。材足以在聖
門。言語政事之科。而不得以展究。翳青春於
長夜。埋白璧於黃壤。可悲也。夫少竒嘗語強
甫曰。人脩短不可期。其它日儻得伯父誌乎。
強甫白其語。余為一慟。無競名克遜。今為散
大夫直祕閣。主管崇禧觀。銘曰。生而玉雪。
在予目也。俄而電電。去予速也。久而冰炭。攪

予腹也。窆而松檟。近予麓也。悲夫。哀哉。命之不可續也。

審淵弟墓誌銘

君名希深，字審淵，年五十五，淳祐丙午九月甲子卒。配林氏，三子：吉甫、短甫、南甫。南甫後伯兄都官，二孫尚幼。明年八月丁酉，葬君于延壽山之原。大父諱朔，父諱起晦，仕皆止館閣。年皆不登五十，而在當世。仁人志士之目君，素脩潔，又習見家世舊事，故自重而寡諧。

時人或以華藻發身，君悔少作不為。或以機巧成家，君無一錢，悖入故久，幽而終窶。然余觀發身者多合世，而離道成家者，類損物而喪德。以此賢君敬君，而於君之死，尤致其悲焉。初，兩麟臺公立節高，遺業薄。小麟臺公當任子，輒先愛弟。君遂終老布衣。謫者至，以廉讓為迂。嗟夫，信斯言也。顏子有屢空之悔，夷齊抱失國之恨矣。彼戚君不遇，而又迂君之父祖者，惡足以裁量吾家哉。君雖隱約以歿。

而吉甫與二季俱力於學天將有時而定矣
銘曰昔在伯起清白傳子德公所遺曰安而
已清猶近名安則履常余嘗論之龐賢於揚
嗟乎審淵斯人之徒爾歸甚全吾銘不誣

習靜叔父墓誌銘

溥祐丙午七月壬午習靜劉先生卒年八十
二明年丁未十月壬午葬于芳林山之原配
徐繼方子男三人歲擢丙戌第宣教郎知古
田縣克家克忱克家前天歲執先生之喪以

毀卒女三人孫男六人性甫德甫餘尚幼先
生諱彌邵字壽翁著作公之季子蚤孤苦貧
有手澤書數厨先生與諸兄卧起其間飢以
克饋倦以為枕後皆知名先生尤精博一事
一物未通求之弗措其_某字諱其簡脫其義疑
必反復研尋歸之是而後已載籍以來莫不
鈔纂而原本粹然一出於經其考論古今斷
制義理一以洙泗閔洛之語為準程他人為
之者或先傳而後倦或色取而行違惟先生

真知實踐自童至耄堅確不變循循然有師
匠之道焉恢恢然有父兄之容焉始而宗族
稱之久而庠序化之晚而一鄉一國之人尊
之凡里中佳子弟良士友多先生口講指畫
之餘也先生終歲杜門罕與人接惟質經於
陳公師復評史於鄭公子敬問易於蔡公伯
靜有易藁漢考讀書日記小記深衣問辨杜
詩補注各若干卷劉氏自兩翁起家三世登
科第者八人五入館一持藁先生獨褰裳掩
鼻視若浼已饗脫粟如太牢處陋巷如華棖
舍後有古木鉅石先生誅茅其顛杖屨日一
登臨著作公無十金之產一丘之田先生安
之寧困不枉道以求亨寧貧不害仁以為富
少食於學晚歲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
不取太守眉山楊棟於學創尊德堂以舍之
先生不拒亦不留歲遇裡霈先生例授京秩
告下憚先生不敢白屬纊猶為諸孫講南軒
孟子一章時楊侯使本道復論薦于朝而先

生卒矣。前葬克忱哭請銘。克莊哭荅曰：禮幼不誅長，吾何敢銘。吾季父也。夫昔子長孟堅皆自述其先世，克莊嘗待罪太史，凡當世山林丘園之士，皆得以秉筆記載。况吾季父之賢學醇儒也，節逸民也，銘之不可已也。銘曰：貴人之所欲，名譽或損而謗喧。生人之所羨，名耄有及而智昏。彥回期頤至司空，名遠以辱其戶門。轅固九十老布衣，名豈不賢於公孫。于嗟先生天年之高，名天爵之尊，其人

雖亡，名其書則存。

陳孺人墓誌銘

余既吊寒齋之廬，同合哭且拜曰：先君之葬，夫人幸書之，而揭于宰上矣。先母未也，敢以請。按孺人陳氏，世為福清人，少警慧，儒釋書多所通。古今佳文章，皆記誦。父母艱，於擇對年二十七，歸于寒齋。事舅尤孝，辭氣容色之間，寒暑之間，寒暑飢飽之節，左右體察，毫髮無違。里之奉親者，莫不以寒齋昆弟孺人妯

媿為法、性儉質、無袷服、珍飾、惟於祭祀賓客、
極其隆備、寒齋將弃官奉祠、告寶章公公曰、
與君婦謀之、寒齋以告孺人曰、此吾素心也、
議遂決、其卒以紹定辛卯臘月朔日年四十六、
葬以壬辰二月某日、墓在清遠里翁陂山、二
子曰同、全曰合、昔曾公子固序列女、謂後世學
問之士、徇於外物者、徃徃以家自累、余味其
言而深悲焉、因思老萊黠婁、冀缺於陵仲子、
龐德公、梁鴻之流、皆遊世無悶、抗志不屈、豈

特若人以賢哉、其閨相之內、趣尚如一、雖菽
食布被、饁耕辟纊、采藥賃春之陋、相安如富
貴、相敬如賓友、烏虜此詩人彤管之所詠、劉
向屏風之所圖也、孺人之事、近之矣、始寒齋
嘗語人曰、士處世行吾志、易耳、未知妻子與
吾同好否、既而終身隱約、晚被詔書、物色連
疏、巽避不拜而卒、名全而節高、以孺人相其
始、二子成其終也、銘曰、閨房之秀、山林之
友、全同合之母、寒翁之偶、

方寧鄉墓誌銘

余友方巖仲十年來以其王父寧鄉大夫君
宰上之銘屬余余思鈍乏不克就巖仲見輒
面命別去隔江湖嶺海書督趣無虛歲余晚
蒙恩放還故山巖仲又來責諾余矍然起謝
曰寧鄉仁人志士也巖仲孝子順孫也余雖
眊荒其敢辭按君家譜始居陳巖山至烏山
府君克遷白杜傳三世至二金紫公白杜之
方益蕃長金紫諱峻生威武軍節度推官元
案字道輔節推生隱君舍隱君生南海尉吟
尉生迪功郎應君皇考也君諱壬字若水擢
淳熙丁未第為漳州長泰縣主簿秩滿闋陞
從事郎知潭州寧鄉縣未上慶元丙辰正月
某日卒年五十嘉定壬申五月某日葬黃垞
山配徐氏後二十有年六卒祔焉一子伯佑
二女適進士李雄吳立義伯佑二女李壻皆
已卒一孫巖仲也曾孫建君在長泰太守朱
文公請主學君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

文公令諸邑皆倣此。舊取錢穀於陂塘以廩士。君革去。以廢寺田代之。邑有補足鹽。始沿兵興敷借。後以為常賦。它邑取諸牙貌。君言長泰契錢。僅當鹽額三之一。餘均之。主客丁民力可哀。文公為等第寬減。又蠲僧寺子斗錢。罷科茶錢。皆君葬之。龍巖變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斃於佃人。鞫驗皆曰服毒。太守司諫鄧公委君閱實。卒佃伏誅。二冤獲伸。初筮薄俸。散施姻舊。至無以其歸。裝與弟申友愛。家人議析先世田廬。既具草。君流涕不忍視。而止。以君之行誼志業。而僅得中壽。早秩以死。前輩風流就盡。後生耳目不接。日遠日忘。非後死者之責乎。初道輔幼與伊川同學。至老情好不衰。君亦受業於文公。夫師友之誼大矣。益喜以改師法。見擯叔孫。以不薦弟子。獲怨。方程朱盛時。嚆生吹枯及其門者多。致通顯。獨君祖孫終老常調。以程朱窮。不以程朱達也。中更黨論。學禁。生徒掃

影滅迹。諱稱門人。而君家寶藏程朱翰墨。以
二師傅。不以他師傅。不以他師名也。至於以
隱遁。疑伊川。以民瘼。責文公。有切磋。無和隨。
其與傲夫子之尚左。慕林宗之墊角者。異矣。
烏虜。此固巖仲之家學歟。余文成於淳祐丁
未。距君卒五十有二年。葬三十有六年矣。巖
仲名之泰。踵世科。方以薦者。改秩。銘曰。吾
家麟臺。父交不諂。瀆其狀。君行字字實錄。曰君
計傳深溪。窮谷士有設位。民皆野哭。彼鬻殘
者。慘於蠱蝮。生歛怨詛。沒孰尸祝。君位甚卑。
君齡尤促。儒效迂遠。天道還復。白楊枯。丹桂
載馥。勉哉後人。培之勿覆。

白楊下
脫一字

方揭陽墓誌銘

方氏之先。有積善好施。聞於里中。曰福平長
者。君其元孫也。曾祖中。祖萬登。紹興庚辰第
監和劑局。篤於教子。即家為一經堂。父達。所
交皆賢雋。累贈中奉大夫。君與仲氏寶學公。
少同薦。于鄉。開禧乙丑。寶學擢上第。君以濮

郎恩授迪功郎尉香山有清名寓公或持節
利路挽君入蜀以親養辭令香山有惠政舊
以橫歛為常賦丁錢加取三百醋息白科鉅
萬令乾沒之君痛蠲削歲失不貲更有餘力
以葺輿梁增學廩調循州推官為龍川縣銷
逃籍錫月解丁中奉憂紹定庚寅以薦者改
秩知增城縣慶壽恩轉通直郎丁母林令人
憂服闋知揚揭縣陽端平甲午五月壬寅卒年
五十四孺人趙氏武翼郎不劬之女一男選

作生孫二女長適晉江主簿劉強甫余子也次適
陳璣君儼然端凝無所營綜而雅俗兼通庶
幾定而能應者然歷官僅九考二邑俱未上
其行事梗概如此自君歿孺人持家誨子有
烈婦風以淳祐丁未十一月壬申葬君于方
山陂之原君與寶學皆孝友過人以中奉之
鍾愛季也盡推先世田廬與之君遂清貧以
死寶學既貴經紀伯季孀遺甚悉帥悉愚五
年念君猶在殘土每曰葬必吾待俄而寶學

終官下。訖不克會葬。悲夫。君諱大興。字德厚。銘曰。君之位卑。故君之事微也。然窮者達之基也。家者國之推也。君之分粢而擇梨也。與夫食檠而拔葵也。使其克之千乘之國。可讓而萬鐘之祿。可辭也。惜乎斯人之止於斯也。

方閣學墓誌銘

方氏自長官廷範始居莆。六傳至福平長者祐。析居後埭。生隱君中。隱君生萬登。紹興庚

辰第監行在。和劑局和劑生。遠頓挫場屋中。年三子^王立。喜曰。吾可以隱矣。後以子貴。累

贈中奉大夫。配碩人林氏。公具仲子也。諱大

琮。字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為南宮第三

人。授南劍州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

勵後進。飾宮廟。新器服。上官送某士。拒不納。

去為江西漕幕。平大鬪。決險訟。兩造皆伏。時

幕府多佳士。公與故相文清李公。今閣學真^直

翁徐公尤知名。改秩知將樂縣。公在郡泮。已

封崇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偕其孫魯欵，謁松楸，祀八賢于學務，以禮遜迪民，剽悍革心。丁中奉公憂，知永福縣，適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港蕞廩，日不暇給。然延致士友，講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人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年之思，公自弱冠據高第，著媿譽，人謂且立致貴顯，而深自晦，匿抑首常調，比再服闋，五十餘矣。端平改元，公至在所，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監六部門，歷司農寺簿，兼提領安

邊所二年，遷太府寺丞，蘓民或競圍田，久不決，有張椿年者，為王府攬佃堂帖，下所給據，公持不可，曰：椿年，小人，直欲奪百姓飯，益惡知愛國愛王府哉！必行此，胥吏足矣。安用士人三年，擢祕郎，兼景獻府教授，遷著作郎，兼權侍左郎官，右正言，辭而後受，首疏曰：雲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

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則如拊愛子厲精之始每一札出萬方傳誦獨此二札讀者憮然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麥麥飯無主矣擗死勒瘁致仕今班索錫第矣又曰通天地間一氣爾今盤氣流行為妖星為洛水為二相不咸為諸閫不協叛卒之變殿旅之閔皆盤氣之流注激射也若一念之歎橫於膏中而不化則一氣之盤鬱於兩間而不銷誠能宣明洞達此歎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盤自弭別疏

乞用嘉祐紹興故事預選親賢然故王之寃不雪它日所屬意者可保乎權姦之罪不討它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陛下宜自警言曰炎興半守而猶牢也不可當吾世而有金甌破缺之形必裁抑近屬必檢扼官寺必不貌敬直言必不漸來小人必躬行與心聲相應天不可欺人不可愚也又宜責大臣曰佞遠雖壞而未潰也不可^至卿等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必共圖大計必共保大權人材

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牢籠公議天下之公
議豈必過為調護君不可欺衆不可蓋也適
上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上曰擢卿言官
論當休國公曰臣所言無非休國出袖疏曰
今外無把握之力內為安意肆志之事三邊
功賞未報而後官數十之宣一夕取辦五閩
將佐暴露而近親雙節之命同日並拜襄蜀
流殍而諸璫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木
妖方興陛下儻以襄失蜀敗為恥必志於復

襄保蜀以荆擾淮危為憂必志於固疆場以
民愁兵怨為慮必志於護根本又曰理亂安
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大臣也核其源者諫
臣也若曰但誠如聖諭曰非臣所能及固思
恋寵大臣之恥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
訖了學淺膽怯臣實有罪焉又言陰潦連月
都城雨色有異昔河北赤雪諫官孫甫謂其
端起於女寵侈費赤雪非兩比也河北非京
城比也臣身忝此官目覩此變所憂有甚於

甫者上嘉納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言陛下
汲汲然責群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行欺
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嘗有能畫富
疆之策歟群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淮南之
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
易然後責群臣以所難乎兼國史院編修官
實錄院檢討官嘉熙禧改元復直前言朱熹嘗
謂政宣大臣如早用楊時諸人可拯一半今
天下之才皆佞遠斧斤之餘嘉定以來權魁
極力剗鋤僅存德秀子翁二人而已陛下當
饋太息傍徨之使而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
英一為天所奪一為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
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又曰今日獨一言路
雜沮不屈有齊南史相繼之風然向者清叟
去中使宣留至再同列留之給舍留之待從
經筵之臣留之魯幾何時範去內靳遣留之
使外乏交留之章聖意日異士氣日靡臣侍
清光抗疏不勇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惟陛

下聽許臣去。兼權直舍人院董琳知滁州。公言琳奴才不可臨郡。罷之。京尹與愼以火災乞削奪。公乞俞其請。以謝百姓。詔與愼錫秩。火後求言。有李子道、鄒雲從者上書。御筆並補將仕郎。公封還曰：昔方仲弓勸章獻立七廟。范亦顏請濮園稱親。章辟光欲出岐王于外。皆為先朝所斥。今窈人寒士揣摩希合。傷陛下之友睦。反從而官之乎。卒寢其命。初遠相諱言。綱常竄謫相望。世以為戒。及上親

政。復故王爵。召真魏洪三公。褒贈前評事胡夢昱。於是稍有續前說者。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四人。而以公為魁。桀立殿上。移時請置重辟。賴上至仁。僅從薄譴。公退而杜門。謂同志曰：其諫省第一義。慙矣。猶擢記注掌贊書侍軒陛。年餘斥去。乃峴意。非上意也。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俄起知建寧府。中寢四年。除祕閣脩撰。福建路轉運判官。固辭。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閩人

艱食起視事首發常平賑糶自鄉郡始至建
則上四州尤貴糶委寓士蔡君抗措置糶事
且勉之曰昔文公嘗以諸司檄走山谷所以
煩文公者非諸司也百姓也部內有捐粟平
糶者必言其狀于朝漕計命脉在鹽公務存
大体福之支邑不鬻筭私販公行長溪縣民
請抱鹽稅公曰備不可作劔人既食州鹽縣
復抑賣蓮城科夫擔運永福縱卒搜捕公悉
禁止溥祐改元除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

經略安撫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制經
略安撫使再任禮部封莆田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六年進寶章閣直學士因任治先風
化不鄙夷其人以兼司俸畫送三學按朱氏
所定禮更造冕服爵俎樽壘籩豆簠簋得編
鐘十於南恩鑄足之取石於英韶以為磬行
釋菜者十鄉飲者三廣俗過時不嫁曰老女
無媒而合曰捲伴喪家享客曰崗齋有不葬
而暴屍柩于野者長大不中中筭者無男而立

女戶者、減獲病死而誣主者、皆曉以義理、束以條約、雖鄙事必究極原本、貫穿禮法、書判多累千言、少亦數百字、廣人珍誦、增推鋒軍春衣錢、舊水軍出戍、借一年糧、公命別給免借、剋郡計素窘、公簡儉節縮、為借安四庫、各積緡十萬、先是楊公長孺嘗會州府歲少數萬、至公歲羨十萬、改創清海軍門樓、鉅麗為諸道冠、城樓櫓、郡苑囿、堂榭、皆出新意、營繕華好如中州、而民不知、役四庫外羨錢尚十

一作謂

不用

餘萬、公儒者、未嘗行巧取豪奪之政、亦莫知其何以致此也、公初南轅、或曰、傅長沙者、畏卑濕、牧始安者、歎瘴癘、人之情也、公此行能鬱鬱久居乎、公曰、君言過矣、上付吾方面、不己重乎、自公去國、大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啓、群臣之造辟、士人之舉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然朝廷每難其代、久之、改知隆興府、遣吏士輅、新帥未至、七年五月、庚申、感微症、乙丑、終于州治、年六十五、積階至朝議大夫、公

在鎮五年晨出治事午未小憩復出夜漏上
數刻乃休已病猶自力屬續語不及私官吏
軍民如喪親戚朝野嗟悼吾黨相吊皆曰無
以繫世道屬人望矣遺表聞贈四官為通議
大夫公娶林氏侍郎簡肅公粟之孫能與公
同甘苦先九年卒贈碩人葬嘉禾里之仁山
一男演孫承務郎一女前卒奉議郎新知瑞
州新昌縣宋應先其壻也孫男女各一人公
父子無跬步相離授代有日命演入京銓注

既蒞月餘而公捐館演觸三伏走萬里扶匱
哀動行路俚俗死者不返舍演獨奉公喪
還第以其年臘月壬寅與碩人各祔祭葬皆
用古禮公少溫潤玉立眉目如畫晚節清羸
特甚不以官達為樂自號鐵菴平居問學抑
畏自言四科之目最訥於言七情之中所少
惟怒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
責育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
制雜著若干卷公性孝友兄大輿弟大鏞早

卒。經紀孀幼，恩誼甚篤。前葬，演奉家傳諫草
來曰：知先人深者，惟一二執友。矧軒王公邁
既狀其行，上之太史矣。銘以累子，某受讀而
有感焉。自昔論諫之臣，泛則人主之意不悟，
切則言者之身常危。以本朝數大節目觀之，
論濮事，獻可最切；攻新法，坡公最切；諫瑤華
道鄉，最切；排和議，澹庵最切。是數君子者，前
雖坎壈流落，後皆遇合光顯。列聖涵養作成
之也。端平以後，言綱常者衆矣。公最切。然公

未嘗坎壈流落，外使鄉部帥巨屏，內列法從。
陛下涵養作成之也。始某得罪，與公同傳。歷
數宰輔，皆言峴中傷深，未易解。晚被收召，辭
不敢進。及對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數人，淹
留將老矣。惟陛下記省，上不以為忤，即日出
宸翰，擢少蓬。俄而侍書帷，攝詞掖矣。以上之
於某如此，知其於公無他也。使公無恙，上必
引以自近。善類有復合之理，世道有將興之
候矣。烏虜天也。銘曰：偉哉方公，士之準的。

色夷氣溫外若可即其內方嚴鐵壁玉尺入
居遺補出歷方伯遠有諫草近有治續續維古
人物莫盛列國孔氏尚論指不多屈曰僑遺
愛曰盱遺直惟公所立今之僑盱世無左氏
眠此銘筆

後村集卷第四十

卷之四